

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

FAGUOERSHISHIJI
WENXUECONGSHU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



杜拉斯著 张容译

(皖)新登字 04 号

法国 20 世纪文学丛书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法]玛格丽特·杜拉斯著 张容译

责任编辑:江奇勇 装帧设计:丁 明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新华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36

印 张:8 $\frac{1}{3}$

插 页:2

字 数:122,000

版 次: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0

标准书号:ISBN 7-5396-1198-7/I·1099

定 价:6.1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作品简介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是法国当代著名女作家杜拉斯初入文坛时发表的一部带有浓烈自传体色彩的小说。

“母亲”是一位随着丈夫带着满怀希冀到法属殖民地印度支那开创事业的年轻女人。由于丈夫的亡故，抚养两个孩子的重担便责无旁贷地落在她的身上。她含辛茹苦十五年，用在影院演奏钢琴挣下的积蓄向殖民地土地管理局买了一块租借地，想以地为本，发家致富。没想到，没有收到贿赂的管理人员租给她的竟是一块年年要被海潮冲没根本无法收获的田地。母亲告状、借货、抵押、甚至不惜掠夺女儿的情人赠予的一枚钻戒，以筹资修建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最终，潮汐一夜之间便毁了她的所有努力。她历经失败，到底破了产，最后郁闷而死。

ISBN



9 787

译本序

西西弗式的奋斗

柳鸣九

这是“法国 20 世纪文学丛书”第三次推出杜拉斯的作品。第一次是她的电影小说《长别离》与《广岛之恋》，第二次是她的自传小说《悠悠此情》。上两次所推出的，都是杜拉斯的后期作品，前者使她在世界赢得了千万读者与观众，大大有助于她盛誉的形成，后者则在她的晚年锦上添花，更增光彩。而第三次，即现在的这一次，所推出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则是她早期的作品，而且是她的成名作。

于是，这三次，基本上也就展示了杜拉斯文学创作的起点与终结，如果我们可以说，杜拉斯在 1984 年的《悠悠此情》之后，事实上并没有写出突破性的作品的话，如果我们也可以说，现已将近八十高龄的

杜拉斯今后也决不可能再写出突破性的作品的話。

杜拉斯曾经被划在法国“新小说”派的行列中，对此，我以为应该有所分析。从她的创作历程来说，她于40年代开始发表小说，那个时期的几部作品《轻率的人》(1942)、《平静的生活》(1944)、《抵挡太平洋的堤坝》(1950)以及《直布罗陀的水手》(1952)，从技巧到风格都是传统性的，现实主义式的，基本上不存在新小说技巧的运用。

杜拉斯1953年、1955年相继问世的《塔基尼亚的小马群》与《街心公园》，倒是一个转折，标志着杜拉斯创作的一个新的时期。情节的淡化、心理内容的加重、叙述角度随内心活动而转移、情节变化带着内心活动的色彩、语言成为内心倾诉、内心呼号直接的外在形态以及文学的电影化等等特点，形成了一种新颖独特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在这个时期的代表作《琴声如诉》(1958)、《广岛之恋》(1959)、《长别离》(1961)中，表现得特具魅力，十分动人，也正是由于这种风格，这些代表作才得以赢得千万读者与观众的喜爱，成为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的杰作，但是，她这种创新的风格与法国“新小说”派那些实验性的小说创作技巧，还是大相径庭的。只是到60年代以后，杜拉斯才进一步向实验性的艺术创作靠拢，在人物、情节、叙述方法、文体、文艺形式的界线以及作者与读者、观众的关系上，有了更大胆、更鲜明的反传

统式的处理,她这个时期引起注意的作品有:《洛尔·维·斯坦的沉醉》(1964)、《副领事》(1965)、《她说,要毁灭》(1969)与《卡车》等。她这个时期的发展,使她得到了“新小说”派作家的称谓,与此同时,她从写电影小说而发展到进入电影领域,自编自导自演,成为法国当代电影中著名的“左岸派”(作家电影派)的重要成员,而法国“新小说”派的主将罗伯-葛利叶也正是这个著名电影流派中的重要人物,并与杜拉斯具有相同的艺术倾向,这种共同的吻合点,也有助于杜拉斯的“新小说”作家名声之形成。

到了80年代,在她的自传体小说里,杜拉斯又从她那先锋式的立场上后撤了一步,对她已经有了的实验性的艺术方法大加节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说是基本采用了传统的叙述方法,虽然在此限度内,她仍然进行了若干超越传统的创新努力。但杜拉斯在艺术方法上的这一变化,就足以引人注意了,以至在中国,视现实主义传统为亘古不移的真理与法规、视反传统的新潮为邪道的论者均以此为例,欣喜地宣称,在当代法国文学中又出现了现实主义的回归,当然,在这些论者看来,这又再一次证明了现代派艺术的穷途末路。其实,杜拉斯的这一变化,与其说是创作思想、创作方法的转向,不如说是自传体小说这种文学形式要求相对确实、相对确定的生活内容这一点所决定的,是自传体小说这种形式不

容许有非确定性的、多义性的、浮动性的、虚幻性的生活内容这个规律所决定的。

这就是至今为止杜拉斯创作历程的大致轨迹。这条轨迹表明了她的灵活性、多样性与丰富性。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就是她第一阶段的代表作。这就是这部小说在这条轨迹上的坐标。

作为杜拉斯第一阶段的代表作，《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完全是一部写实性的作品。它以本世纪早期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为背景，描写了移居到殖民地来的一个法国普通家庭的生活，其中心人物是这个家庭的母亲，她的经历、她的奋斗故事、她的形象，就是小说的基本内容。这个出身农家的品学兼优的少女，大学毕业后在本国农村教了两年书，深受了法国官方的“到殖民地发财”的宣传的影响，婚后与丈夫一道移居印度支那殖民地。丈夫去世时，两个孩子还很年幼，母亲就一个人艰难地挑起了全家的重担，她靠长期教法文、教钢琴、甚至到娱乐场所当钢琴师来维持几口人的生计，含辛茹苦，勤劳节俭，熬了多年，最后用长期的积蓄向殖民当局购买了一块土地进行耕种。然而，这块地几乎无异于一块废地，它每年都受海潮之害，庄稼被淹，收成贫薄，她十年的血汗收入就这样被太平洋的潮水卷走。她又重新

奋斗,进行新的长征:为抵挡海潮而修筑荒地的堤坝,同样,命运又一次给她沉重的打击,堤坝在涨潮之时也被海水冲毁。这时的母亲已衰老疲弱,身心交瘁,经济破产,终干郁郁地死去。

这不是一部想象的虚构之作,而是一本带有自传性的写实的书,小说中的母亲,就是作者自己的母亲,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基本上就是作者母亲的经历、作者家庭的际遇以及作者本人在青年时期的亲身见闻与体验。这种写实性给作品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价值,在中国翻译与介绍这部作品,首先就有一种“历史生活资料”的意义。在中国的读者与观众的心目中,殖民地的生活似乎已经有了固定的模式:凶狠的白人种植园主或农庄主、奢侈享乐的生活、在一个地区之内无法无天的淫威、对有色人种的残酷压榨,等等。这部小说的“历史生活资料”意义,就在于它真实地形象地反映了印度支那殖民地白人移民的生活,展现出他们的生存环境,严峻的自然环境与腐败的社会环境;他们的生存条件,对他们的生存发展构成机遇或构成束缚与阻碍的种种条件;他们的生存状态,在清贫、困顿、烦扰、尴尬的境况中生存的状态;他们的生存愿望,在灰色现实中的色彩绚烂的愿望,从苏珊期望有朝一日门前停下一辆汽车、走下来一个“白马王子”的梦、约瑟夫期望有一天某个有钱的女郎给他带来好运的梦,到他们的母亲在海潮威

前期望得到丰收的梦；还有他们的生存意志，那种朝着只存在于自己理想中、浪漫性十足的目标而激励、而奋发的主观意志与拼搏精神。在这种对普通移民生存状况的写实性的形象图景面前，我们对那个时期、那个社会现实，就会有比较切实、比较深刻的了解。

是否就是为了记述法属殖民地普通移民的生活，杜拉斯才写作这样一部小说？她是否就像很多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作家那样，是为了作“历史的书记”，给某种生活留下一个形象样本？当然，一个作家从事一部自传性小说的写作，往往的确存在着为过去的生活留下一份记录、一个复制品这一类的意图，这是否就是杜拉斯的主要意图？她灵感的主要源泉，她进行创作的主要原动力？

看来，并非如此。

小说的中心形象、主要形象是母亲，而在这个形象中，最为突出的东西，就是某种客观的命定性与对这种命定性的抗争。这种命定性似乎是连锁反应的。首先是这个携带着两个孩子的普通妇女，处于艰困的殖民地的境况中，陷在营私舞弊、贪污受贿的殖民当局所控制的现存秩序的迷宫里。这里就开始有了命定性，它决定了这个妇女虽然花掉多年的积蓄、但仅仅因为没有贿赂当局因而只能从当局那里，得到一块每年都要被潮水淹没的荒地。这样，社会

现存秩序的荒诞，就将她孤零零地扔在太平洋海潮的面前。这种社会的荒诞命定性又带来了自然的荒诞命定性，它以更不可抗拒的力量威胁着她全部的生存努力，那势不可挡的海潮要像一个无底的黑洞吞没掉她所有的财富与血汗。对于这两种命定性，母亲都不甘心屈从，她以自己微弱的力量进行抗争，她作出种种努力要改变这两种命定性。然而，她越是进行奋斗，她在这两种命定性里就陷得更深。对于前一种社会现实的荒诞命定性，不论是她在经济上谋求贷款，还是从行政上进行投诉，全都无济于事，只使当局对她更有敌意，只使她自己更加牢牢地被钉在这块海潮不断淹没的不毛之地的上面，更朝破产的方面滑落；而她对自然的荒诞命定性的抗争，她对太平洋潮水为害的抗争，她修筑堤坝的全部努力，显而易见，更是带悲剧性的，更要归于惨败，更要导致自己的毁灭。尽管悲惨的结局是可以预见的，母亲的抗争仍然进行到了最后，直到她作为普通劳动者多年的积蓄、她作为人的意志力与顽强性、她作为一个小人物所能利用的一切，甚至是她女儿从情人那里接受的一个钻石，等等，等等，全部消耗殆尽的时候。

于是，母亲这种对必然的悲剧命运的抗争，也就带有了西西弗的色彩，她的全部抗争就像西西弗的推石上山，她修筑的那道用来抵挡太平洋海潮的

可怜的堤坝，就是她全部抗争的缩影，它凝现着抗争的艰难性、奋斗的无效性，人的命运的悲怆性。

然而，尽管母亲惨遭失败，但在见证者看来，她终究是进行了奋斗，她在奋斗中显示了她作为人的勤劳、坚毅、顽强与活力以及悲怆性的精神痛苦，而所有这些，正是真正人的素质，是真正人的生命力的发挥，是真正的人生，西西弗式的人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可怜的小人物母亲是值得见证者杜拉斯以一本小说来加以缅怀的，这也许就是小说灵感的源泉，也是小说深情之所在。

说到深情，我们还不妨补充几句：深情，对人物的深情，对某个故事的深情，实为杜拉斯全部文学创作的一大要素，从《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到《琴声如诉》、《广岛之恋》、《长别离》，直到《悠悠此情》，皆莫不如此。这种深情，使她的文学语言具有一种内心的高度张力，使她的作品具有一种心灵倾诉、心灵呼号的基调，因而往往也就达到回肠荡气的效果。

目 次

西西弗式的奋斗(译本序) 柳鸣九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 1

作者简介 劳 里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

献给罗贝尔

卷 一

他们三人都认为买下这匹马是个好主意，即使买马的钱也许只能用来支付约瑟夫的烟钱。首先，这是一个主意，证明母亲、约瑟夫和苏珊他们还能有主意；其次，他们不再那么孤独了，这匹马把他们与外界世界联系在一起，使他们感到自己还有能力从这个世界获取某种东西，哪怕这东西微不足道，渺小可怜，但是，至少他们可以得到它，得到这种他们从未拥有过的东西，还能够把它带到他们那块遍地是盐的平原一角，带到充满烦恼与苦涩的家中。这就是运输：即使是从寸草不生的沙漠里，人们也可以挖出点什么，并运到有人烟的地方，运给生活在别处的人们。

可惜这匹马只支撑了八天，它太老朽了，对一匹马来说，它要比母亲老多了，像个百岁老人。这匹马忠心耿耿地倾尽全力干人们要它干的活，可这些活早就远远超出了它的能力，所以，它很快就一命呜呼了。